

曾是大庙的地方

苏文[●]著

公元2001年2月28日，国务院一纸通知，批准撤销伊克昭盟，决定建立鄂尔多斯市。作者通过这部记忆文学，谨以“伊克昭盟纪念碑”历史图像为背景，深切地缅怀伊克昭盟时代的悲凉与沧桑，神秘与宁静，抽象与真实，生动与呼啸，壮阔与喧闹。



这部书追忆的许多故事，从时间跨度上看并不久远，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至转型时期大背景下，在那汉译为“大庙”的地方，发生的太多太多的人间真谛，其中有一半的篇章描写了家乡脑包滩的人和事，为中国大地留住永不熄灭的公共记忆。

苏文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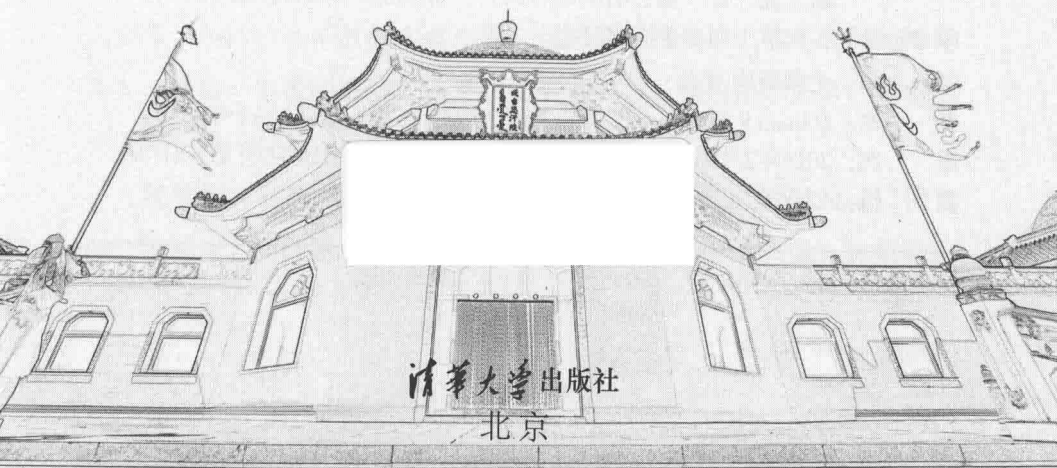
苏文

著

曾是大庙的地方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是大庙的地方 / 苏文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2412-3

I. ①曾… II. ①苏…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8609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25.25 字 数：323千字

版 次：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产品编号：066995-01

目 录

第一辑

3	脑包滩得滩
16	拜访故乡人
27	东官府
37	西部草域
50	深夜枪声
64	那年整党

第二辑

79	包神铁路
91	东沙渠安家
102	一顶红躺柜
111	琴声响起
122	拜坟仪式

134	崔牛儿磨牙
146	瞻仰毛主席遗容

第三辑

159	周惠老人
169	新城宾馆念经
179	梭梭草和华莱士
190	高校论坛
202	墨宝不朽
216	记住一段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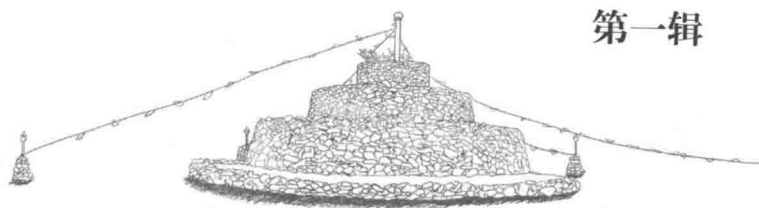
第四辑

231	车过鸭绿江
243	差点一枪击毙
252	陕西榆林路上
262	牧区新曙光
272	粮贱伤农
283	一声长吼
293	朝鲜代表团来了

第五辑

307	鄂尔多斯欢迎您
323	重要使命
334	白沟的高度
349	关于基层供销社
360	陈莲花其人
375	白泥井不败
387	想起那个异常人（代后记）

第一辑



脑包滩得滩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的家乡脑包滩，父老乡亲们居滩得滩，紧邻黄河南岸一滩红泥硬地，这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为什么？父老乡亲们很虔诚，祖祖辈辈不停不息，声声呐喊，大声吼喊脑包滩得滩，当然，更会用心轻轻摩挲绿色原野，那叫爱不释手，硬生生地抚摩出来许多故事。

那些故事，十分生动，令人叫绝，心间震撼。

我曾用心写过一部记忆文学《脑包滩》，文字稍长一些，居然写了30万字，以一座敖包子为线索，真实地再现了200多个大小人物。其中，我的笔下追忆了一位父辈能人，叫李文子，我们晚辈人，常常亲切地叫一声，文子叔叔。

解放前，家乡有一座敖包子，因此，我的家乡最初得名敖包弯。很早很早那些年，我童年的时候，文子叔叔还没当上家乡的第一任生产队长，土地改革那一阵子，他刚刚当上一个村民代表，就敢大胆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把一座敖包子揉在眼里，敢把神灵圣地晾在一边，随便轻松臆断，干脆利落一句话，从此改了地名，不让乡亲们叫敖包弯了，立刻迸出一个新地名，从此就叫脑包滩，一代又一代的脑包滩人，叫了数不清的几万遍脑包滩，还叫不够，叫不烦。

文子叔叔放弃敖包弯，捉拿了脑包滩，一代爷爷祖辈们很不情愿，十分伤心，那才是无可奈何，只能哼哼牙，干瞪眼。

文子叔叔，自从当上脑包滩第一任生产队长，一当就当了几十年，响当当，硬邦邦，上级领导满意，村民拥护，获得一股好名声。可是，他太可惜了，还没等到新世间到来，没等到吃上一碗改革开放的好茶饭，便身罹小疾，撒手走人，天命攸归。文子叔叔走了，因为他胆大，真敢一手遮天，留住了脑包滩这个地名，同时留住了以革命的名义做过的许多好事。

因此，文子叔叔委实太厉害，脑包滩一个有头有脸的名人，村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文子叔叔身上曾经披光带彩，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带领村民走向人民公社阳光大道。

有一天，我刚从呼和浩特公务回来，一步踏进达拉特旗党委大院，不一会儿，眼前就出现一个熟人，正是脑包滩邻家兄弟刘栓财。

很怪，很怪，我见到刘栓财，脑子里立刻闪现出文子叔叔生前的样子，他那样子逼真而生动，足以一脚踢起一股黄尘，一派呼风唤雨，吃铁咬钢的形象。

我太急切，第一句就问：“栓财兄弟，文子叔叔可爱可敬，还记得文子叔叔吗？”

他回答：“当然，当然记得，一个大好人。”

我再问：“你说说，文子叔叔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不假思索：“在那毛泽东时代，教育村民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领着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土改运动以后，种熟了红泥滩地，人民公社以来，为国家多交爱国公粮。”

不错，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走留名。再不用多言多语，文子叔叔经历了一个大公无私，彻底革命的时代，他的贡献是公认的，虽然脑包

滩人谁也没说过他永垂不朽，而他那不灭的灵魂，却永久飘荡在脑包滩原野上空。

刘栓财，很牛气，也很能干，他当脑包滩生产队第六任会计，一当就连任4年。他说，专程来树林召镇买会计新账簿，顺便走进旗党委大院看看我。说是来看看我，其实不然，完全不是看看我，他直来直去地说，这些年来脑包滩大搞包产到户，家家户户日子好过了，粮多了，钱多了，他家想盖一溜新房，因为木料紧缺，请我帮个忙，跑一趟旗物资公司，走走后门，买几方红松。

我点点头，他兴奋了，屁股离开椅子，立刻站起来，哈哈笑。

我请刘栓财坐下，赶快沏一杯清茶。

他只呷一小口，手摇茶杯，还拧头，说：“寡淡，干部们爱喝的小叶茶，不如砖茶爽口，不红不酳。”

我赶紧说：“先凑乎，中午回家吃饭，请你喝砖茶。”

他闻一闻清茶，推开茶杯，很不客气，说：“干部们会不会熬砖茶？熬砖茶有讲究，那得熬酳，熬得酳酳的。”

“好，听你的，你二嫂农民出身，她会熬砖茶。”我知道刘栓财有正事，不是专来喝砖茶，再问他：“除了买红松木料，还有什么事？”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我：“二哥，你刚才说，二嫂什么出身？”

“农民出身，怎么了？你还想说些什么？”他的问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他伸手举起茶杯，闻一闻，放下杯：“一说起家庭出身，就想起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下中农，什么穷塌底的雇农，过去呀，哪来的那么多家庭成分。”刘栓财说着说着，“啊呀”一声，他说得痢疾了，急等跑肚，夹紧屁股，急匆匆地出去找厕所。

我记性很好，记忆深刻，曾有一份资料显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党中央和邓小平大胆行动，以新时期新的革命名义，一夜间砍掉“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一面大旗，迅速摘掉全国400多万地主富农的帽子，随之不论农村阶级成分，当然，富裕中农、贫下中农和雇农都一样，统统取消家庭成分，包括全国50万右派分子，统统一齐摘掉帽子。

从此，全国人民，就一种叫法，中国人，多好。

然而，中国大地上最麻烦的大问题，就是城乡差别，两大类人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这些庞大人群，从此都与家庭出身无关，原来的地主富农，不是敌人了，远离了政治恐惧，没有任何政治压力，谁也不怕谁，很轻松。

不一会儿，刘栓财跑肚回来。我说请坐，问：“家庭成分早被取消了，你还想说些什么？”

他城府很深，先不回答我的问题，特别安顿我：“买红松木料，最好买板材，不要圆木。”

“好，记住了。”我应承，一片诚心。

我给他递一根烟，他猛吸一口，才说：“家庭成分早取消了，这我知道，我家的贫农早就不贫农了。你问我还想说些什么，怎么能不想说些什么？”

刘栓财往下说，我注意听，饶有兴趣。

他笑笑，“啊呀”一声，如今的脑包滩人，最数郑儿那老汉兴高采烈，自从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短胳膊短腿走路疯快，常常就解裤带就尿尿，嘴里不忘吹哨哨，还随意在野滩里撅屁股解大便，看见来人无所顾忌，随口上来一句，说什么“野滩里屙屎，一个宽宽展展，屁股是我的屁股，谁也管不着”。

我一边听，一边笑，刘栓财不笑，接着说，郑儿那的土房和他家的土房前后紧邻，郑老汉的老婆高大粗胖，能吃能睡，夜间打呼噜震天响，快震塌房顶了，如今不是地主婆了，心情好了，嗓门高了，实在有底气。

我忍不住地笑，问：“那么，郑儿那的儿女呢？”

“儿子更高兴，大圪秋那小子常说，爷爷是谁，爷爷谁也不怕了。”他说的大圪秋那小子，就是郑儿那的大儿子，我太熟悉了，我俩从小一起爬过高沙，溜过沙坡，掏过沙蒿，晾过柴火，还奔向黄河南岸河头地，拾过麦穗子。

我上来兴趣，再问：“大圪秋，是发泄吗？”

“不发泄，那小子就那种口气，全家人都看不出什么怨愤。”刘栓财这样回答，评说郑儿那全家人甩掉地主帽子以来的态度。

我记得，大圪秋从小就有点轻微智障，与生俱来就有惊人的粗俗叫喊，他一时对人恼火了，总会骂“爷爷×死你妈”，他不想和小伙伴玩耍了，还会骂一声“爷爷×死你老子，爷爷×毛拧绳绳，就和你拧不成一根绳”。

那么，脑包滩的黎贵呢？黎贵摘掉富农帽子，什么态度？我想知道一个大概。

刘栓财“啊呀”一声，舌头一伸一缩，给我送来几句恭维：“黎贵不忘你的德性，念念不忘，常说你不嫌弃敌人，年轻的时候外出担坝挣学费，就你和他这个敌人搭档。”

是的，那是当年最悲壮的一场搭档，跑去包钢西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筑坝，一干就是16天，我和黎贵合伙挑土爬坡，最后3天强装硬汉，垂死挣扎，黎贵摇摇晃晃，屁股上痔疮犯了，我也浑身散架了，我的颈椎下肿起一堆死肉，椎骨留下残疾，我仰天长叹，不由得苦笑。

我急切地问：“黎贵，还犯痔疮吗？”

“人老了，人瘦了，屁股也干了，再说心情好了，什么都不犯愁。”刘栓财说着，话锋一转：“黎贵政治上翻身了，一切都好起来，孙子们都活蹦乱跳，孙子们念书厉害，二孙小子黎军，一心想上大学。”

细心推算一下，黎贵的二孙小子黎军，刚上小学那时候，应该还是富农分子的小孙子，当中国农村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走向正常，先前敌

人的小孙子，一下活蹦乱跳起来，立即跳进一个庞大行列，成为中国农民的一代新生孙辈。

我和刘栓财的言叙，多有赞美父老乡亲，一致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家乡脑包滩正处于一个国泰民安的历史时期，人人都是新时期的农民，政治上平等，有尊严地活着，开心扶犁种田，开心过日子。

刘栓财话多，夸人夸得很生动：“脑包滩人，心肠好，说话不花哨，做事实打实。在文子叔叔当队长手上，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地主富农也是人，因而，从来没怎么欺负过郑儿那和黎贵，在以往历次政治活动中，最多在不可回避的场合上简单咬嚼几句，那也是水过地皮湿，简直是皮皮毛毛，不像狗撕烂羊皮。”

刘栓财说对了，我最知道脑包滩的历史路径，因为有文子叔叔这种公道人当队长，坚持“地主富农也是人”，使得郑儿那和黎贵很幸运，历来的政治运动轻松过关，两家人都没有遭到过多惊吓，更不见失魂落魄。

我很欣慰，脑包滩人政治态度简单，十分纯洁，文子叔叔政治态度温和，心灵美好。

墙上的挂钟，敲响12点。中午下班了，旗党委大院的职工干部们都关门闭窗，纷纷走出去，匆匆回家。

我说，栓财兄弟，回家吃饭，请你喝砖茶。

他说，好吧，砖茶熬酽，还强调一声，记住木料，不要圆木的，最好买红松板材。

2

国家改革开放真好，不仅成功地推动了农村的包产到户，使得农民大打粮食翻身仗，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农村方方面面的文明进步，别的不

说，只说农村中学生毕业了，高中生可以考中专，初中生也有机会考中专。我的二妹苏秀芳，学业很争气，初中毕业就考上伊克昭盟卫校，顺利毕业于护士专业，等待分配。

这是一件大事，我作为兄长，有责任专程去东胜关照关照，于是，准备了一些想法，前去东胜。

东胜街头，巧遇原达拉特旗党委副书记贾荣，他已升任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秘书长，我们一见面握手，他手劲很大，还摇了两下，再摇一下。

寒暄一番，贾荣的几句话，令我吃惊。他向我透露，他正在为一个副盟长选秘书，我是合适人选，问我怎么想，目前意向如何？

此时，我瞠目结舌，这事来得突然。

这是一件大事，我当即难以随意回答。因为，目前的境况管够复杂，我刚刚被任命为达拉特旗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政务文秘一摊子，再说，家大人多，儿女幼小，负累太重，父母亲都老了，刚从乡下接来树林召镇养老。

当时想，此时调动工作，一堆麻烦，可能不是时候。

我只能实话实说，谢谢秘书长，让我想一想吧，回去拿一拿主意。

我们分手了，贾荣说，那好吧，小苏同志，拿定主意了，及时回个话。他又安顿，这是人事问题，还得保守秘密。

二妹毕业分配的事，出乎意料理想，顺利地分配到伊克昭盟医院当护士。我当即安顿二妹，当护士来之不易，我们苏家祖祖辈辈的女人都是修地球的，你是苏氏家族史上第一个为国家做事的女性，千万不要忘记师长的教导，咱不求高尚做人，但求平稳把控自己，当一个合格护士。

二妹年小心嫩，尚未走向心智成熟，我极不放心。想来想去，想到贾荣秘书长的夫人在盟医院当大夫。我赶快回头，再一次见贾荣，硬着

头皮请求，请他的夫人留意年轻人的成长，给予关键时刻的指教。

贾荣痛快答应，应该关照，请放心。

贾荣还强调，关于调盟行政公署当秘书的事，回去以后拿主意，不要久拖不决。

我点头，心里很沉重，不知该怎么拿主意是好。

那天东胜办完事，回到树林召镇大约下午5点，还不到下班时间，我一眼看见家乡脑包滩的邻家大哥贺满仓，身子靠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等着见我。

我一见他就想笑，一身滑稽，肩上搭一条灰线烂毯子，腰间围几圈绳索，他还和过去一样，习惯手里握着一把麻颗子，“咯嘣咯嘣”地耍唇技，办公室门口吐下一地麻壳子。

我问：“你来这里，怎么还肩搭一条毯子，腰拴一条麻绳？”

“买玻璃，包裹玻璃，怕碎。”他像行路人，更像树林召街上的流浪汉。此时，旗党委大院的小工勤跑过来，上手拖拉贺满仓，就推就说：“出去出去，上大街要饭去。”

“不得推他出去，不是讨吃要饭的，这是我的大哥。”我制止小工勤别动手，小工勤伸舌头，低头走了。贺满仓也伸舌头，诡秘一笑，跟着我走进办公室，自我嘲笑：“这一身打扮，真像要饭的。”

贺满仓大哥，他和刘栓财一样，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我赶快帮个忙，买几块玻璃。他解释，他从来不跑逛树林召，多少年就闯荡包头，包头那边三公厘的玻璃紧缺，店里铺里到处是桌上的厚玻璃板，这回逼住了，非找我不可，他家新打了新门窗，紧等安玻璃，就要买三公厘的，厚的不要。

他已经打听过，旗物资公司有的就是三公厘玻璃，难住了，说：“没关系不行，关系是硬的，买玻璃得找领导批个条子，二指宽的纸条子。”

听清楚了，我说：“现在快下班了，明天试一试。”

“试什么，一定找人批条子，你忘了？我和你是什么兄弟？”

我知道这个大哥，年轻的时候对我十分关照。为了我挣学费，完成高中学业，他曾经鼓动我到包钢装卸过火车皮，为包钢西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挑土筑坝，他带领两帮誓死硬汉，经历血与火的磨难，我终生难忘。

“行，听你的，想办法批条子。”不惹他生气，只想让他高兴，于是，应承：“一定买到玻璃，三公厘的。”

“就爱听男人的利索话。”他眼睛一亮，强劲一拳，杵上我的肩来，堪称豪言壮语，像激励：“我们到包钢装卸火车皮，死都不怕，为兵团筑坝，小命都搭上去，还害怕买不上三公厘的玻璃？脑包滩出了一个兄弟，当上干部就得给家乡人多办事，怕什么！”

自从我调回旗党委大院，时常有一种强烈的不安，脑包滩经常来人，常见突然袭击，一举缉捕我，说这办那，乡亲们为儿女婚嫁买几大件而来，不是求一架紧缺的缝纫机，就是求一辆难买的自行车。

乡亲们实以我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只是举手之劳。其实，贵重商品太紧俏，我并不从容地答应乡亲们，从来不敢豪言壮语，深知应世厚度不足，又不善寻找门头脚道。可是，生怕伤着乡里乡亲，不是舍命卖力，便是笑脸相迎，如若实在满足不了要办的事情，那就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直到谅解为止。

刚才，我和贺满仓大哥谈完买玻璃的事，他特别满意。

我说，走吧，回家吃饭，饭罢安排个小旅店夜宿，明天一早陪你去物资公司批条子，买玻璃。

“听说你家来人多，流水待客，小心锅底朝天。”

“锅底塌不了，不就是几顿便饭？”

“不吃了，店也不住了，返回脑包滩才15华里，晚上包头来人贩